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2014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广东韶关学院】吴霞霞《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西《最后一个夜晚》

【浙江传媒学院】王明辉《公园（节选）》

【广东财经大学】陈行扬《水鬼伯》

【北京师范大学】杨书源《实验项：简珍妮》

【长江大学】张鹏《“刁民”生长》

【暨南大学】陈润攀《龙抬头·忌》

【北京师范大学】张钰弦《一场旧戏》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王闷闷《戴面具的列车（节选）》

2014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下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长 生

安徽工业大学/曹 帅

李老汉的棺材被砸得粉碎，他瘫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那堆棺木。李老汉的大儿子阿富默默地收拾起那堆漆得通红的木头。二儿子阿贵还在理直气壮地骂着那些已经走得没影的一伙人，他起初骂他们是臭娘子在臭阴沟里生的杂种，专干这种丧尽天良的缺德事。后来，见人越来越多了，骂得越起劲，连带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还说砸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棺材算什么本事，有种砸北京毛主席的水晶棺去……阿富忙捂住他的嘴，小声说，咦……骂不得，骂不得。阿贵骂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砸了他爹的棺材，而是他们砸棺材的时候还砸了他，现在腰上还火辣辣的疼。骂他们也不是因为疼，而是砸完人之后他们就这样屁颠屁颠地走了，连砸棺材砸人的钱都没给。阿贵咬着牙说，这事没完！我要他们赔，赔得倾家荡产！李老汉叹了一口气，喉咙里卡住一口浓痰，呼哧呼哧，说道，这算个什么毬事啊！

这事还得从上一年的年底说起，小寒过后，天气一连温暖如春。人们褪掉了身上的大棉袄，只留里面一件贴肉的衣服。李老汉养的那条黑狗也一个劲地掉毛了，身上挂着疙瘩大小的几撮毛，就像是刚跟邻村的大花狗咬架回来。连那桃树也被这温暖的天气骗了，纷纷开出绯红的花来。可在那村北的山上除了几棵点缀一丝绿色的樟树，剩下的都是枯掉的水杉，把满山的一排排的墓碑露了出来，就像李老汉一张嘴露出的那一口早已被烟熏得发黑的牙齿。

到了腊月二十四，这天是乡下扫墓祭祖的日子。人们踩着干巴巴的树枝，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路边枯萎的草，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与裤脚擦过，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一天，鞭炮的声音从山上传来，在村子里回荡着，紧促的声音消失了，处处透露出一种年的气息。随着鞭炮的火药味，伴着各家煮的年夜饭的香味，一股股青烟从烟囱里缓缓升起，与远方灰色的天际遥相呼应，而后又稳稳扩散，在下沉的夕阳和上升的月亮之间漫开。一棵两棵杉树像刺一样立着，细密的树枝在夜色中一动不



动。夜来临了。山上零零星星地还有一丝鞭炮声响,惊得两只乌鸦扑棱扑棱翅膀飞走了。夜又回到了该有的寂静,风来了,一下吹散了漫漫的青烟,露出赤裸裸的山头。从山上又冒出一股黑烟,伴着火光,把四周都照亮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走水啦!

当人们拖着烧得只剩把的大扫把回来时,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千年的山,一朝的火,山连着山,山连着树,树连着树,被一把火噼里啪啦烧得精光。刺耳的警笛声越来越近,在夜色中响彻大地。

在村头有一排抹着白色石灰的房子,小卖部、早点摊子、小菜馆、棋牌室依次排开。那些上了年纪,吃着养老金的老人们是这里的常客。理所当然,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也就非这莫属了,而在这热闹中的最热闹当是棋牌室了。这里是茶馆也是牌室,花上几块的茶钱,便可在里面坐上一天。牌九、扑克、麻将……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允许赌博。但有时候也会花几毛钱买个彩头,一天下来,赢不过几块钱,输了也不过几块钱。

“哎呀呀,昨天这火烧的,可惜了那满山的树啊,这要是搁到当年大炼钢的时候,兴许能炼个十天八天哩!”老村长端着一壶茶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放到正在摸麻将的李老汉旁边,又摆上一个茶盅。说话的这位是棋牌室的主人,也不记得他是村里哪一任的村长了,不过村里人都还叫他老村长,反倒忘了他原名叫赵正德。老村长祖上中过举人,当上了县官,后来革命军攻破了县城后,才全家逃亡到这里。“文革”期间,因为有当过清朝县官的祖宗,那时已经是村长的赵正德被揪出来,脖子上挂着个大纸牌,挡住了上半身,上面写着“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押着他从村头批斗到村尾。虽然后来被平了反,老村长还是那个老村长,可是因为那年的运动导致瘸掉的左腿却没法复原了。

李老汉端着茶壶,倒上了满满一盅热茶,散着一股清香的热气。李老汉呼呼地吹着,又咂咂嘴喝了一口,盅里就见底了。他又满上,又呼啦呼啦喝掉了。这次他没有急着倒满,而是接下了老村长的话说道:“那年把锅啊盆什么的只要是铁的都砸了交掉了,就连我撒尿的尿盆也交了去,可到头来搞出什么?就搞出一堆带着尿臊味的铁疙瘩!搞个毬事!”说完,把胸前的一排麻将一推,嘿嘿一笑,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黄得发黑的牙齿:“自摸!一筒!”

李老汉对面的刘铁匠一边双手交替地洗牌,一边拿下巴指着李老汉用他特有的鸭叫似的声音说:“谁都知道那时候就你最积极,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守着那火炉子,当时生产队队长还夸你说是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可谁知道你是看上了跟你搭伴的那姑娘,哈哈……”

“嘿,你怎么不把最后那姑娘就是我阿贵他娘说出来?”李老汉已经理好自己面前的麻将,整整齐齐地堆在一块儿,眯起眼笑着。

“哈哈，你李老汉当年就是个风流鬼，你就这鬼点子多，想必三夜不睡是跟那姑娘在野地里打滚哩！”众人笑了起来。

李老汉也跟着笑了，可脸马上又阴了下来，叹了一口气：“唉，只可惜他娘走得早，那时候连个长生都没给她置办，那年连个木板都凑不出来。”

刘铁匠也没再调侃他，同样语气低沉地说：“都是那年饥荒闹的，一开始喝粥，后来连粥都没得喝，就到处挖野菜，最后连野菜也没有了，全国得是饿死多少人，可那几年明明是他娘的大丰收啊！”

站在旁边看牌的老村长歪着身子，对着李老汉说：“你家阿富和阿贵可给你备好了长生？”乡下有一个习俗，家里老人上了年纪，作为儿子就得给老人置办好棺材，当然，棺材不叫棺材，叫长生，图个吉利，就是长生长寿的意思。这是老人最后的归宿，也是儿子孝心的体现。

“备好喽，都已经上了大红大红的漆，搁屋里放着呢，这下我算是放心了。”李老汉又喝了一口茶，都已经凉了。裆下一顿胀得慌，便唤老村长说：“帮我看一下牌，我去解个手。”转身要出去，这时候阿富媳妇来了，阿富媳妇是一个肥胖的女人，急匆匆扭着身子过来，用生怕别人听不到的大嗓门说道：“爹，乡里来人到咱家了，拿着一张红文件，说要你签字画押呢！”

李老汉不耐烦地看着这大媳妇，他不是不耐烦看她，而是不耐烦她的嗓门。也不是因为她的嗓门大，而是她当着众人的面瞎添词加话，添油加醋，本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件事，从她嘴里吐出来，就比中国要打小日本还严重。

“知道了知道了，一会儿就走，等我打完这一局。”李老汉憋着尿，瞪了她一眼，又坐了回去，扔下一句话，“你回去吧，我忙着呢。”

阿富媳妇的话被呛了回去，只好灰灰地扭着身子回去，其实她想说的是乡里要砸掉他的长生！

腊月的阳光总是最舒适的，披在身上，人都懒散了起来。李老汉养的那条大黑狗耷拉着耳朵趴在太阳底下，连看见李老汉回来也只是象征性地摇了摇尾巴。李老汉才放完憋了好久的那泡尿，浑身又抽搐一下，心里像顿时憋了一口气，咽不下又吐不得。因为他看见了桌子上的那张红色文件，一个通告：×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推行殡葬改革的通告。

才一天时间，这张红色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全县的每个家庭里。不管有老人的还是没老人的，老人有长生的或是没长生的，都被这片红色笼罩着，一时透不过气来。李老汉在床上翻来覆去，这冬日的夜格外的安静，似乎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雪。李老汉一夜未眠，待鸡鸣第一声时，他终于在心里下定了一个决心。

第二天李老汉早早地就去了茶馆，年一天天接近了，而这天茶馆里却不同于往常

的热闹，还在门外，他就听到了里面刘铁匠的声音：“这是要我们死无全尸，不对，连尸体都没有，这是他娘的挫骨扬灰！”

“呸呸呸！大过年的不能说这不吉利的话。”人群中有人说道。

“还过什么年啊，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刘铁匠越说越激动。

李老汉这时候前脚刚踏进来，后脚还没落地，就听见刘铁匠在大声唤他，李老汉点了点头走了过去，见大家都没在打牌，十几双眼睛齐齐地看着他，李老汉反倒不自在了，露出了那口黄牙，嘿嘿地说：“哟，今天怎么都歇下了，还放假不成？”

刘铁匠板着脸，脸上松垮的横肉都挤到一块儿去了，这个老铁匠的脾气火爆得很，对着李老汉说：“老李，你点子多，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李老汉一脸苦笑道：“还能怎么办，我们老百姓能把县里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等着他们来砸了长生？”

“不能够吧，全县这么多老人呢，他们能砸得过来？”有人小声说道。

旁边有人忙附和道：“对啊对啊，县里从来都是只说不动的，老早说的修路的事到现在还八字没一撇呢。”

李老汉皱了皱眉：“你们可想过这次的事为何这么火急火燎的？通告说，元宵过后，就要挨家挨户没收长生了。”

“听说是上次山林大火的事，林业局局长也被这大火烧了下来，位子拿掉了。上头都怒了，据说，是上头的上头……拍了桌子。”刘铁匠放低了声音。

老村长端着茶壶过来，脸上挤出牵强的一丝笑容，嘴里嘿嘿地笑了，说：“各位，不谈政治哈，不谈政治。来来，喝茶。”

李老汉说：“这不算政治，我们说笑玩呢。”

“算个他娘的国策，国家哪里说了强制火葬了？我们山区整到哪火化去？烧完了，那把灰埋哪？公墓？等他修好灰都冷了！再说了，就算修了公墓，咱们百年后住进去，要钱不？肯定要嘛！这不就跟城里一样了，咱们活不起，死还死不得。这要提到钱，这事情就变味了。”刘铁匠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话来，连他自己也感到震惊。

旁边有人咂咂嘴：“咦，铁匠你说得很对嘛，我看，这县长你当很合适哩！”

刘铁匠呼哧呼哧地笑，说他只是心里这样想着才这样说出来，直肠子。说的时候拿眼盯着李老汉，意思是说他有话不敢说，总藏着掖着。

李老汉会心一笑，说：“我倒有个主意！”

众人齐把眼睛看着他，就像等着说书人从嘴里蹦出一大堆精彩的故事，此刻，李老汉就是那个说书人。他说：“我们写信，联名写谏言信，这信我都准备好了，让我侄外孙写的，他可是名牌大学生哩！”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

全县老人给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一封信

尊敬的县领导：

目前，全县各地纷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殡葬改革运动，但其发动时间之急，发展规模之大，改革力度之强可谓前所未有。作为本县的老人们，我们有几点建议和意见，望领导们引起重视。

一、火化，国家也是倡导，也是根据不同地方而因地制宜决定是土葬还是火葬。这就是本县火葬问题的根本。本县属大别山区，要充分考虑山区的实际情况，包括地理位置、经济水平、文化素质、民风民俗、老年人口数目、已备棺材数目，再做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长远化、人性化决策。而不是现在实行的“一刀切”，强制没收棺材。

二、在本县，传统的土葬已经延续了千年，但在殡葬改革政策传达到村里前，关于火葬在本县农村没有任何宣传。如此强制执行，可考虑到在老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

三、接着上一条，下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下达到全县各地的通告上写的是在元宵节后强制没收棺材，一律抬走。而据我们所知，省民政厅说的明明是“禁止强制收缴棺木”。这说明政策出台后，却被变相执行，农村里继续强制收缴棺木。

四、这个问题也是老人们最关心的，公墓现在何处？如果说，我们接受了火葬，那么，老人去了，那我们该何处安身？公墓设施没完善，怎么能如此迅速地收缴棺材？

五、被收缴棺材的老人该如何安抚？这有关政府公信力的建立，一个不管人民生命的政府如何取得人民的信任？

六、假如修了墓地之后，那需要当地百姓花钱买墓地还是政府出钱免费？这就是最让人迷惑的地方！是否打着殡葬改革的旗号实则行第二产业产业的目的？

七、土葬代表乡土民俗文化，对此的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短短的二十天时间的改革显然操之过急。同时，棺木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在所有人不同意的的前提下，强制收缴、破坏棺木违背“物权法”。不管殡改制度有无棺木处置的相关规定，一旦侵犯公民私有财产，都是违法的。

以上七条谏言是全县老人们的心声，对于全县推行火葬一事，还望县领导们三思而后行，切不可一刀切，欲速则不达啊。

1月28日



李老汉一字一句读完,众人纷纷又是一阵咂嘴声。他接着说:“现在,就是要尽量多的老人在上面签字。”

天气在除夕前夜转冷,天上开始熙熙攘攘洒下雪来。此刻安静极了,安静下来的还有前两天闹得紧的火葬事件。年过完,又是忙碌的正月。

这天正月十五,天还没亮,村里就吵闹了起来。李老汉起来一打听,吓了一跳。刘铁匠跟他说,村头的蒋老太太上吊自杀了!

蒋老太太今年81岁,平时身体好得很,昨日听说娘家所在的那个村已经开始收缴长生了,愿意给的,赔偿800元现金,不愿意给的,长生砸掉,一分钱也没有!蒋老太太的儿子骂了一句,这长生可是十年前就做好的,啊,说给就给啊,当年可是花了一千多,抵得上现在两三千呐,这他娘的算什么赔偿!蒋老太太只是一边哭着,可谁想到,她就这样走了。听刘铁匠说完,李老汉叹了一口气:“唉,早点走了也许更好啊,这样还能留个坟头……”

“这蒋老太太只是想睡自己的长生啊!”

“就是了,这流传了千年的土葬怎么就不允许了呢?”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只能用眼泪进行无声的抗议。李老汉抹了眼泪,说:“老刘,要不我们也……”

刘铁匠一顿,忙拉着李老汉,生怕他跑了似的:“老李,你可别想不开啊,你才多大年纪,68!你能跟人家蒋老太比?好死不如赖活,且活着,万一,到我们这他们就不收缴了呢。”

“唉,我也就一想,其实我之前就想过,可谁又愿意这样做呢?那蒋老太也是迫不得已啊!”

一大群人涌进了李老汉的家,带路的是现任村主任,姓苟,他不喜欢别人唤他的姓。你要叫他苟村主任,那你以后就甭想找他办事了,说不定还会给你使绊子。李老汉咧着嘴递上一根烟:“村主任,这是要干吗?”苟村主任板着脸:“李老汉,通告你都看了,你说干吗!”

李老汉眼神暗了下来,说:“非砸不可了?”

苟村主任笑了笑:“那倒不是,你要愿意上缴的话,是不会砸的,只是抬走,以后做桌子椅子凳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再次利用嘛。而且会有800元的补偿金……”

李老汉手指了指西头的那间房:“不用说了,长生在那里头,你们抬去吧。”

苟村长脸上笑开了,眉毛和眼挤在一块儿,拍了下李老汉,意思是说还是你李老汉觉悟高。长生抬出来,上面一尘不染,李老汉早已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或者说,是他拿眼泪把它洗了一遍。

那群人正打算抬走,却被从外面赶回来的阿富拦下了,大喝一声:“干什么!”

苟村主任瞪了他一眼,吼道:“阿富,你想干吗!这是国策,你阻挠我们,就是阻挠国家,你要记住,你女儿上的学都是国家支持的。”苟村主任见他焉了下来,对

着后面那群人指挥道，走！

不许走！苟村主任回头一看，原来是李老汉的小儿子阿贵。村里人都知道，这个阿贵是个脾气极火爆的人，又偏偏喜欢惹事。前些年，因为争一块田地，竟然将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要不是那人得到了及时救治，恐怕阿贵现在就在监狱里了。而苟村主任是最烦这种人，于是拿手指着他：“阿贵，你又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哼，今天要想抬走长生也行，不过你得拿出三千块钱，不然，连根毛都拿不走！”

“哼哼，三千？你以为这钱是我的啊，上头规定的！”

“那你就甭想抬走！”

苟村主任脾气也上来了，对着后面那群人吼道：“砸了，砸他娘的，今天！一分钱都别想要！”

“你敢！”阿贵撸起袖子，抡圆了胳膊要上去打人，全然没听见李老汉在喊着：“让他抬让他抬……”又咳了几声，阿富忙扶住他爹。这急了眼的阿贵哪能管得了这么多，对着苟村主任的眼睛就是一拳，苟村主任被砸蒙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手捂着眼睛，一手还指挥着那群人：“砸，都给我砸了！哎哟……”

阿贵顿时跟那几个粗壮大汉扭打起来，李老汉养的那条黑狗看见这种情况，仰着头对着那群人一阵狂叫，结果一个大铁锤砸过去，正砸到黑狗头上，它哼哼逃走了，没走几步，突地倒地上了，黑色的鼻腔里留出血来。李老汉看见了，捶胸顿足，喊道：“你们这些混蛋，打死了我的狗啊……”可这声音被淹没在打斗声中，邻里都围了上来，忙拉开了他们，那群人脸上被揍得鼻青脸肿，阿贵脸上没事，身上挨了好几下阴拳，阿贵啐道：“他们竟然拿铁锤砸我。”李老汉的长生被砸得粉碎，黑狗的鼻子嘴里流着血，李老汉老眼泪汪汪地看着，阿贵气冲冲地攥紧拳头。苟村主任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

过了半晌，阿贵还在骂着，阿富呆着收拾那堆棺木，李老汉瘫坐在地上，哭着天，他猛地直起身，眼前一片黑，耳边嗡嗡作响，喉咙里一阵血腥味，脚下一软，一头扎了下去。



诡异派画家

海南大学/白瑜彦

(我想说一个从藻荇潭子里捞起来的寓言。)

在一个偏远的小山谷，有一个神秘的村落。这个村落原是没有的，某一天上帝在做着异彩缤纷的白日梦，正在云枕上手舞足蹈时，突然打了一个响嗝，一不小心把梦中的奇幻仙境吐在了人间大地上。他如恩泽般的唾液化作了悠然绿水，哺育出了一群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并且每个人都身兼数艺，富有上帝七彩的想象力。

当然，他们以为这是本能。摇摆着上帝的神力，琴棋书画是与吃饭睡觉一样并存的习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项特别出色的艺术，得以谋生。他们把云投下来的影子收集了起来，编织成一个牌匾，命名为“从上帝梦里逃出的地方”。日新月异，这个小山谷里的人生活得其乐融融，以艺术营生的日子如同飞鸟。上帝没有摧毁这种曼妙的荒唐，大概是把这块地儿看作了特赐的艺术专场，每天一边嗑瓜子一边看岁月导演的另类肥皂剧。

直到有一天，这个小山谷宁静的日子被打破了——一位赶路的商人失足摔进了山谷，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跋涉了几天，扒拉开一层又一层带刺藤蔓，竟奇迹般摸到这个王国来。他非常兴奋，还以为走了这么多天路，终于找到了一处寻常村子。他看到这个村子的“牌匾”在微风中飘动着，投射到地面上竟有一道彩虹，而脚边的小牵牛花的花瓣上，也被雕上了美丽的无法辨认的图案。

他诧异，在村口用嘶哑的嗓子叫嚷了一声，长长的“喂——”令他身旁的大树倏然萎缩。

很快，一群衣着绮丽的妇人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长长的五色裙摆如云彩般在村头巷尾飞舞，其中一个妇人的眼睛展露出惊奇的光芒，并用曼妙的歌声唱道：“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噢/终于有了新鲜的风/快来迎接我们的第一位贵客！”

于是，这群贵妇人叽叽喳喳地像小鸟发现了新树，热情地把他迎进了村庄。商人

惊奇地发现，村子里面就像一个童话世界，房子是千姿百态的，有大提琴模样的房子，画布覆盖撑起来的房子，用名著堆砌而成的房子等等，仿佛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孩子用泥巴捏成的小王国，与世间普通的高楼大厦迥然有异。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悦耳的歌声，连母亲训斥孩儿的声音都是动听的。那位擅长歌唱的贵妇人把他接进了家里，她吹了一串口哨，门便自动开了，屋里也马上变得凉风习习，驱散了外头炎热的空气。

这是一处像长笛一样的房子，直直的屋顶上能看见圆圆的天空。商人好奇地到处张望，问道：“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妇人看了他一眼，眯起眼笑了起来：“这里就是一个村子呀，看不出来吗？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商人。”

“噢，觴人！想必你会调令人迷醉的水果酒。”

“……啥酒？不——”

“哎呀！”她打断他，“可惜的是家里刚好没有酒了呢！噢，街口有一间美食店，里面有珍稀的水果酒，你也饿了吧，去买点吃的吧。我也困了，是到了午觉的时候了。对了！我们这儿每天晚上都会在山谷的中央举行一场联欢会，以祭祀月神的深情。你一定要来参加哦！”说完，她便躺在床上睡着了，梦里流出美妙的歌声。

商人觉得一切都在不可思议当中，他想拿出手机百度一下这个村庄，可当他在裤袋里猛掏时，竟然发现手机变成了一块年糕。他扶住震惊的额头，不知所措之余又确实感到肚子饿了，就准备去街口买吃的。走到门边，抬手才发现这扇漂亮的门根本没有门把手。他心急如焚地又掰又推，还是没法打开这扇奇怪的门，上帝仿佛在他面前搁了一块漂亮的石头，完完整整地把通往外面世界的通道堵死了。正当他考虑从圆圆的窗子跳出去时，一只波斯猫不知从哪个角落走了出来，纯白的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昂首挺胸地踱到门边，妩媚地“喵”了长长的一声——那听起来竟是有乐谱的曲子——门突然就开了。波斯猫在他惊讶的目光中优雅地走了出去，他反应过来，在门被关上之前跟着猫冲出去。

门外是铺满阳光的大道。他无法分辨方向，只能朝着有食物香气的街道走。不一会儿果然看到那个所谓的“街口的美食店”，可是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他紧跟在人们后面，可是不一会儿就吓呆了——他发现这里的村民不是用钞票来换取粮食，而是用技艺：

一位老伯伯一边拉着扬长的二胡，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在唱着：“牛肉/是鲜美的草原/苦丁茶/是深邃的清晨/而我最爱的/是烘房里香甜的软面包……”于是店小二就熟练地把牛肉挂在他的二胡上，把苦丁茶塞在他的衣襟口袋中，再把一袋子香喷喷的面包系在他长长的白胡子上。这位老人家没有停下来，依然拉着手中的弦，慢慢地转身



踱回家去。紧跟着他的一位姑娘，抬手就展开一张油墨未干的画布，上面是一串鲜嫩欲滴的葡萄和一杯能闻到咖啡香的咖啡（想必她是在调色板中加了咖啡粉末）。店主在旁边一边递过她要的食物，一边竖起了大拇指说：“比昨天画的要好！”在后面排队的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和乐器，像去参加一个大型的艺术晚会，就连商人前面的一个小屁孩，他也蹲在地上，正在用陶泥认真地捏出一块巧克力饼干来。而大家，只是为了换取一顿午餐。

他觉得这个世界疯了。他想大声责问却不敢，因为当下的他显然是个异类，万一身份暴露了，这个奇怪的种族会不会直接把他宰了供给艺术研究呢？他只能默默走开，艺术细胞几近为零的他，什么都不会。

他只能漫无目的地在街市中游荡。食物的香味从各家各户中飘散出来，商人饿得浑身没力，更糟糕的是他找不到来时的长笛房子，也找不到这个村子的出口。还没进村子的时候，他还能摘一些野果充饥，但如今即使满街都是浆果树，但树干上挂着的“私人所有，违纪摘者，罚字画一幅”让他望而却步。他等待这个暴烈的太阳快点下山去，不然无法驱散在脑袋边不断萦绕的发晕的星星。此刻的商人觉得，裤袋里的一沓钞票连擦屁股的厕纸都不如，他现在连厕纸都买不起呢。

恍恍惚惚地终于熬过了下午，月亮初起，夜雾给了他半分清醒。他看到街道已经暗下来，唯独山谷的中央开始烟火缭绕，渐渐传出了雷动的歌声与欢呼声。他想起了贵妇人说的联欢会。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那处凹陷的地方，视野突然就开阔了，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作为舞台，后面是单薄的水帘瀑布，许多村民在上面表演着他们艺术上的新进展或述说着对自己艺术的新领会。商人悄悄地走到暗处，奢望在那里能找到一些免费的吃的，果然，一位大妈手中提的水果篮马上击中了他的眼球。他用这辈子有过的最猥琐的姿态蹿到她身边，正想顺手牵羊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叫了起来：“啊！觴人！你果然来了！”

绝望与惊吓震住了他的脑袋，他“嗖”地站起来，看见那位长笛房子的贵妇人在身后热情地招手。还没等他说出话，妇人就叫起来：“看呐！他就是我说的今天来的客人！我们村里的第一个新鲜脸孔！”众人喝彩，像观望外星人般团团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说道：

“听说你是觴人啊，一定会酿很有水准的酒，快教教我们！”

“你能在酒面上用细针雕梅花吗？我的小女儿可以哦！”

“你是怎样调水果酒的，你是每天跟各种水果聊天吗？它们被压成汁时是在呻吟还是唱歌？”

……

商人觉得自己陷入了一场恐怖的叫嚷声中，来不及挣脱就被推搡到了舞台上。众人闪烁期待的眼睛像夜空中的宝石，远远胜过了树梢上的几盏暗黄的街灯。他们吆喝

着等待他谈酿酒的艺术，商人双腿一阵发软，颤颤抖抖地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酒……我只是一个商人，就是会算计很多商业生意，赚很多钱那样……”

村民们懵了，但又不完全明白，都瞪大眼睛看着他，突然一位老者大叫：“世俗者！这种脑子里只有臭钞票味儿的人！”众人惊呼，“世俗者！世俗者！”的咒骂声此起彼伏，然后有一人大叫：“用火烧死这丑恶的灵魂！他玷污了我们的圣台！”下一秒，几个壮汉跳到了台上，欲把商人擒住，商人拔脚就逃，一头扎进荆棘林中，村民们举着火把与绳子在后面死命地追，满林子的荆棘把他扎得浑身都是伤口。他筋疲力尽，正欲回头时不料失足，“啊”的一声栽进了深潭中。

众人赶来，像捞藻荇一样把他一把捞起。他的衣服全被钩破了，溅出血来，商人顾不上疼，慌忙爬上岸，却被村民们拿着扫把打得左右翻滚，弄得他满身都是伤痕。妇人们取来木架，吆喝着把他绑在上面准备火烧，商人绝望地鬼哭狼嚎，但又说不出为自己脱罪的理由。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长老的一声惊叫把全场镇住了：“停！大家快看！”

村民们顺着长老的手指看去，是那片刚被商人翻滚过的绿草地，因为伤口太多，血混着潭水竟歪打正着地成就了一幅诡异的画，点点鲜艳的血点亮了这片从不开花的绿野。人们再奔到湖边，也同样发现了那一丝丝的凄怆艳丽的好色彩，正在萦绕出一幅不知名的画像。众人惊呼：

“你的身体里居然流淌着红色的颜料啊！”

“原来你是诡异派画家，为什么不早说呢！”

“果然天然的颜料就是调不出来的，这么稠密有度，真稀有！”

……

他们没有心没有血没有伤害，不知道人身上还能流淌着鲜红温润的液体。

于是人们兴高采烈地把他放了，并取来一条雪白的大毛巾把他紧紧包裹起来，说是要沾染上诡异派的画风。毛巾展开，是另一幅画，这成了珍贵的纪念。荒芜的草地上因着这一闹变得异常欢乐，村主任说，待到明天，要举行隆重的典礼，把商人封为年度最神秘的诡异派画家。

他连夜逃走，疯一般地逃。

这个寓言吞噬了我的梦。我枕头边的画笔掉在了地上，一只蟑螂对它伸出了藐视的触角。



没有朋友的女孩

湖南大学/巫小诗

没有人喜欢跟她做朋友。

只要她一开口，就像坏掉的水龙头般喋喋不休，她向周围人讲述着自己的苦难，一遍又一遍，她何止是喜欢倾诉，简直是诉苦着魔。

她告诉所有人，她最好的朋友是我，这让我有些难堪，因为我并不这么认为。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中时，交流并不多，只记得有人在班级上为她筹过一次款，为此，她的母亲怒冲冲跑来学校里闹，脑海里还依稀存着当时的画面，她市井气息的母亲扯着大嗓门在教室外面跟老师理论：“我们家是乞丐吗？不需要这样可怜我们……”

事情大约是这样的，她向周围同学讲述自己家的困境：家境贫穷，父母工作卑贱，家里人并不爱她，不仅因为她是女孩，还因为她的出生仅仅作为一个替补，替补那个在十几岁时溺水死亡的哥哥，出生得晚，十几岁的她有着五十多岁的父母，看起来，简直像是爷爷奶奶，贫穷并且无爱，她的家庭是一潭死水。

那时，大家跟她都还不熟，初次听她的悲惨故事，无不心生怜悯。新官上任的班长，觉得自己要为班上同学做一些实事，他抱着事情没做成就先不告诉老师的原则，擅自在民间成立了捐助组织，将捐款任务分配到各个小组长，小组长们找组员开会讨论，悲惨的故事经过几次转述，变得更加悲惨，甚至出现屡受家暴的版本。

没有多久的工夫，班长把零碎一沓共三百多块的当时看来是巨款的钱交到她的手中，她接受了这一笔钱，当时我不在场，只是听说她表现得心安理得。

大约是回家后母亲发现了她身上的钱，问怎么来的，她支支吾吾地说是同学给她捐的，母亲自恃家里没有穷到要被救济的程度，觉得受到了侮辱，这才跑来学校理论。

直到母亲来学校里闹，老师才知道这场全班参与的爱心行动，几方了解后，才明

白，所谓的悲惨命运，或多或少有自我夸张成分。她家境虽不富裕，但也不算不愁吃穿，丧子之痛后的唯一女儿，父母又怎会不爱，只是不挂在嘴边罢了……她诉苦的目的，也许仅仅是为了给各方面都平凡的自己争取多一点的关注和关怀，并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归还捐款，被父母责骂，被同学嫌弃。

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都不许再提。可是，叽叽喳喳的几十张小嘴，怎能放过这么有吸引力的话题，没多久，外班的同学也知道了她撒谎骗得捐款的事了，她像放羊的小孩一样，被舆论的狼吃掉了。

几乎没人跟她讲话，准确说，是没人会再相信她的话。当时的我，虽然认为她多少有些活该，还是觉得她挺可怜的，被孤立的滋味，我也体会过，并不好受。心存悲悯，却胆小如鼠的我，最终迫于舆论的压力，选择做那沉默的大多数，跟她保持着距离。

有一天，她突然找到我，说想让我帮一个忙，帮忙寄一封信。我的初中是一所严厉的寄宿制中学，大多数学生一个礼拜才能回一次家，我是少数的走读生之一，家离得近，常负担一些走私任务，买杂志和娱乐报纸什么的，我是个有原则的人，烟酒从来不带，信件的话，倒是头一次。

她说，寄到学校怕丢，寄到家里怕父母偷看，能不能写我家的地址，再顺便让我帮她寄一下。我同意了，因为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而且，她当时的处境有些可怜，让我不忍心拒绝她。

我帮她寄出了这封信，一段时间后，她来问我，有没有收到回信，我说没有。后续的日子，她又问了我几次，依然没有。我问是很重要的人吗？她说不是，是在杂志交友栏目看到的一个地址，想交个笔友，可以聊聊天。她喋喋不休地问我，是不是对方不喜欢她写的信，不想跟她做朋友，或者是嫌弃她名字不好听。我只能安慰说可能是信寄丢了。

我越发觉得她很可怜，班上几十名同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朋友，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远方，无奈远方并没有传来回音。也许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出来温暖地说上一句“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啊，有话可以找我聊啊”，可我太怯弱，我没有这种当英雄的勇气，我怕成为群体孤立的对象，我必须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在那时，我的内心并不讨厌她，我真挚地认为，不能因为对方撒了一个谎而将其全盘否定。

日子就这么平淡淡地过着，直到中考，直到上高中。

机缘巧合，我跟她上了同一所高中，分在同一个班级，她是班上我唯一认识的女同学。

没有了舆论的束缚，我跟她合情合理地成了朋友。高中的她，走出了捐款事件阴影，也算开朗。



我家依然离学校近,偶尔带她回家吃饭。吃完饭在我卧室里聊聊闲天,她喜欢翻看看,打开我的衣柜:“哇,你好多衣服啊。”

“还好啦,我长个子快,衣柜里有一些已经穿不下了,你看看有喜欢的没,穿得下可以拿一些去。”

“好啊,你的衣服都挺好看的。”

她个头比我小,许多衣服都能穿得下。我一件件地把用不上的衣服挑了出来,她拿了其中一部分,走的时候,拎了满满一个袋子。

之后的假期,她也来过几次我家,走的时候,几乎都带走了些什么,我不再穿的衣服、鞋子,甚至一台有了数码相机后被淘汰下来的傻瓜相机,她拿走的东西越来越多,从我问她需不需要,到她拿着她感兴趣的東西问我这个还有没有用。妈妈说,你这位同学,有点贪小便宜哦。我说,还好吧,反正用不上,拿去也无妨,物尽其用嘛。

人的性格,终究是很难彻底改变的,走出初中捐款事件的她,依然那么地喜欢倾诉,只是现在,除了倾诉悲惨的家庭外,她还有另外一个倾诉话题,那就是我。她常常问别人,我把不再用的东西给她,是否是施舍,是否在可怜她。她绘声绘色地讲着我的妈妈如何不喜欢她,她在我家的时候如何小心翼翼,以至于,跟我不熟的人都觉得,她在卑躬屈膝地跟我做着朋友,劝她离开我,她则表现出一副好朋友不离不弃的姿态,继续若无其事地跟我做着朋友,并继续接受或索取着我的物品。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感觉历史总是这么惊人的相似,我简直能想象到当年的初中班长含着泪把一沓钱塞到她手中,后来得知她撒了谎的那种感觉。

想到她初中时众叛亲离的遭遇,我还是决定不让她难堪。只是渐渐地跟她疏远,不再邀请她去我家,下课后找别人说话,我以为这样,可以让两个人不伤和气地疏远,没有想到,她新一轮的倾诉又开始了。

她向周围的人倾诉,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因为她的家境贫寒,而嫌弃她、疏远她,为什么交朋友要这么现实……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找她单独聊了聊,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出来,问她为什么非要把自己讲得这么可怜。她突然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大概自恃理亏,她一句话也没说。

“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哭着问我。

“曾经是。”我头也没有回,径直走了,尽管她哭得更大声。

这次之后,我们彻底决裂。

高考是个太强大的存在,它的临近,足够赶走所有琐碎。她说什么都不再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备考,没人有闲工夫来听她倾诉了。

她开始找老师谈心,经常晚自习的时候,抱着书本上去问问题,问着问着就把老

师请到教室外头借一步说话，我也不清楚她具体聊了什么，但猜也大致能猜到，无非是学习压力和家庭困境。后来，她申请了贫困生助学金，每个班只有很少的名额，她毫无疑问地通过了班主任这一关，但最后并未获得上级审批，因为她的实际家庭条件并不属于被救济家庭。

响铃，交卷，各奔东西。

上大学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只是偶尔听老同学说起她，她学校和专业都不太好，经常在网上找老同学聊天，问三流学校冷门专业没背景没外形的自己，应该怎么办？老同学跟我讲这些时的语气，就像是在讲笑话，她口中自己的悲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更没有人同情了。

她是一个失败的演员，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催泪悲剧演成了啼笑皆非的荒诞喜剧。她讲过那么多自己身上的悲惨事件，真真假假，日复一日，最悲惨最真实的一件，也许她忘了讲，那就是，她没有朋友。